



作品：

紙月亮

佳作

得獎者：

施君涵

施君涵，一九八一年生於鹿港。政治大學廣電研究所畢業。曾獲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優良電影劇本獎。編導以張愛玲訪台為背景的劇情短片《華麗緣》獲金穗獎首獎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林榮三文學獎給我提筆的契機。本文是一套科幻系列的一個切片，我已在前往下一個故事的路上。

紙月亮

09:43

我的「魅奇地 7.0」眼鏡被撞掉了，在人來人往的紅磚道上愈彈愈遠。
撞到我的人（ID:Blank00000）迅速淹沒在人群中。

09:45

撿回眼鏡。

健康警訊：心率一三二偏高，收縮壓一七五偏高。
重新戴上眼鏡。

瞳孔定位偏移，重新掃描視網膜。

09:47

眼鏡裡的世界發出不穩定的噪訊。虛擬的粉紫色天際坍塌了一角，露出天空真正的顏色：一種看起來像抹布的藍灰色。睜著泡泡眼的彩妝廣告金魚也消失了蹤影，留下大樓牆面上布滿擬像點陣的漆板。

腳下的GPS光條跟著熄滅了。原本它像一尾貪吃蛇（八〇年代電子遊戲，按此可免費遊玩六分鐘。）指引我在人行道上九拐十八彎，但此刻它彷彿鑽進了水溝裡，把我一個人扔在倒數計時的紅綠燈底下。

難道是眼鏡摔壞啦？

周圍的人紛紛停下腳步。紅燈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
沒有人動。

每個人都低著頭，拚命按壓眼鏡右側的開關，像老鼠絕望地蹂躪一枚能帶來性高潮的按鈕。（按此觀賞Discovery頻道老鼠實驗片段）長久以來，我們習慣戴著擬像眼鏡出門。在捷運裡，在馬路上，我們擦肩而過，卻沉浸在各自的世界。但此刻，眼前的鏡片失去了光澤，現在它只是一塊漆黑的玻璃。

沒有飄浮在空氣中的糖果消除遊戲。

沒有把你的臉蛋即時嵌進去的廣告。

沒有能刮風下雨閃電，搭載天氣效果的擬像時裝。

沒有Uber Go!的怪物從下水道跳出來，捕獲一隻換取兩百五十點GO幣。

沒有琳琅滿目的景觀貼皮。本來你樂意的話，你可以把無聊的學校貼成霍格華茲。或放上一首老歌，將整座城市的景象倒流五十年。

這些系統都沒有了，「涅槃」系統徹底崩潰了。我們只能偷偷地，從別人的臉上尋找安慰。我們期待看到一些「不要緊」的表情，或「誰沒碰到過當機啊」之類的反應。但我們看見的，卻是街上的人群猶如失明般地張望。

也許這才算真正地「看見」呢？我們看見擬像的世界崩解了，裸露出這個城市醜得要命，幾乎被人遺忘的模樣。

我們沐浴在史前世界的陽光中。

10:32

查閱本日行程：

逾時 10:30 直播吃早午餐／彩妝示範／騷沙舞

預定 13:00 直播午睡

預定 15:30 直播健身

預定 21:00 一對一私密直播——開放粉絲競標

10:33

行程表上的安排都泡湯了。我一焦慮就想上廁所。我找到一家星巴克，進去時嚇了一跳，剝去擬像圖層的店裡看起來像一間陰暗的倉庫，而裡頭的人就像一群人質。他們緊捏著大杯星冰樂、抹茶拿鐵、焦糖瑪琪朵，脆弱地看著我，彷彿我帶了什麼噩耗進來。

10:38

收到一個封包。

名稱：ń#@99;&40;#\$3491

價值：二十四萬五千五百點GO幣

解壓期限至今晚九點，逾期封包將會失效。

解壓失敗——封包需在涅槃環境中方可打開。

10:50

我試了五百種打開那個封包的辦法，刷了臉書上的新聞，確認帳戶裡的存款沒有變少，關掉健康監測軟件要我找一個紙袋做深呼吸的提示，那些五顏六色的App甚至不時插入我的視線——你看，真是棒極了，原來我的擬像眼鏡可以做擬像以外的任何事！

我瞪著「涅槃」離線的圖標，突然想到歷史課本，一切的起源都很模糊，從來不及結束那麼轟轟烈烈。起初涅槃只是在真實的世界上漆，一層數位的漆，後來才知道，人家打算賣給我們的是一整套的，眼鏡之後是擬聲耳機（點此購買）、脈衝體感衣（點此購買），再來是加掛衣服的氣候調節套件（點此購買）、氣味套件（點此購買）。就像那個老笑話，一個女人起初覺得衣櫃裡少了件衣服，最後卻買了一幢別墅。

我終於明白，為何「涅槃」離線的圖標要做成灰色，因為這就是真實世界的顏色。任何東西只要你長時間對它置之不理，它最終都會變成灰色：磁磚剝落的牆面、日曬雨淋的旗幟，還有翅膀展開如扇骨的鳥屍。我為那隻鳥感到悲傷，牠眼窩被塞一對玩具寶石，做出古怪奔跑的姿勢，可能死後被某個徘徊在現實的遊民，或是被那些現實主義分子給擺弄過。

本來我根本不會看見牠，涅槃能過濾掉現實中令人不安的風景。我是說，如果它如常運轉的話。否則我這時應該在全息直播間，對著兩萬五千多名粉絲，把加厚的卡布其諾奶泡以技巧性方式塗抹到嘴唇上，然後舔掉，而不是在這裡嚼著甜味盡失的口香糖，尋思碰上這檔鳥事算不算世界末日。我突然覺得好餓。

11:48

咻啦砰砰，鳴啦鳴啦砰！

看見噴水池裡伸出綠色的死亡爪嗎？

快快念出咒語捕獲牠！

Uqbar Go!將開啓四個全新遊戲章節。每區設有一百五十個搶奪據點，釋放三百隻怪物，還有不定時從天而降的GO幣。狩獵者們，戰鼓已經敲響！

台中西區 朗比克戰役 08:00-12:00

新北貢寮 燈塔奇謀 14:00-18:00

高雄左營 亞齊的殞落 18:00-22:00

11:51

涅槃明明停擺了，那些遊戲廣告仍舊沒事一樣推送出來，簡直像木乃伊還不斷長著頭髮。我晃到火車站，車站對面的大樓曾經是台灣的最高樓，但虛擬的都市中心早已已經移走。正當我考慮是否回家睡一場無法進行直播，所以也不存在任何經濟效益的午覺，一張傳單冷不防塞到我面前。「拒絕涅槃！拒絕將夢境、毒癮，和妄想合理化。」我很想說，上頭那段話更像在幫涅槃打廣告。

我聞一聞紙張上油墨與木頭的氣味，看見傳單最後一行是：「今日就是涅槃的末日」。
還真的是。

「涅槃在東北角一切正常。」一個男人對發傳單的人說，眼神像收起一把銳利的刀子。

男人穿著合身的英式獵裝，領子如雙翼般折起。他舒適地包裹在一種警醒氛圍中，如老鷹飛著玩兒的時候也還是一隻老鷹。他跟發傳單的人不是一路的，肯定不是。你在現實主義分子身上只會看見一堆破布，那堆破布貌似在說：嗨！我把自己搞這麼醜是因為我對虛擬說「不」。比如素食者也分成兩類，一類人是「不」吃肉，另一類人則是吃素食的本身，你能從他們撥弄餐盤上菜葉的方式區隔出這兩者。這男人屬於後者。他從容自在地居住在現實裡。

他面前的人不知咕囁些什麼。男人朝身後一指：「那裡。」指向不容置疑，彷彿人家問他的是哪裡有洗手間，而不是一百公里外的一個地方。「那裡有一座燈塔。」他說。

他回頭望一眼車站大廳，途中掠過我的視線。等他走下通往月台的階梯，我抬起頭，試著從他的眼光來看。

終於我們迎來涅槃崩潰的一天，人人都處於瘋狂邊緣，或者這才是來到正常的邊緣？如同視覺錯亂的圖案，看起來像人臉又像花瓶，你愛怎麼想都行。眼前的每一個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穿著擬像消失的體感衣。所以我們看起來都一樣，不再有自我、態度，和時尚，我們身披純白又貼身的布料四處遊蕩。整個城市像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。

12:45

即時心理掃描：

偷竊

謊言

讚

打卡

赤裸

Uqbar Go!

怪物

讚

謊言

燈塔

讚

鑰匙

解放

邪惡

去哪裡

讚

· Electric Peach 心理病史 ·

抑鬱失眠

物質倚賴

神經性嘔吐

您心理健康等級為：黃燈

12:52

車次：168

台北 12:55-13:50 福隆

10車
4A座

12:58

在前往燈塔的火車上讀《燈塔行》。我讀的是EZ-Read上的濃縮版。必須說，在推薦欄猛讚這本書的人，都沒看穿故事裡有一個硬傷，就是沒人可以解釋拉姆齊先生當初是怎麼把他夫人弄上床，那簡直像看著海龜跟暹羅貓交配一樣難以想像。

我覺得作者對女人的性需求缺乏認知基礎。滿分是五顆星，我給它三星半的評價。

13:32

在十五、六歲那會兒，我有過一陣子偷竊的毛病。

嚴格來說不能算「偷」，因為每次我都會歸還拿走的東西，可能是手錶、梳子、一枚吉他撥片。我對物品本身不感興趣，我迷上的是觀察。我會在教室角落偷看失主的反應，情況經常出乎預料，原

來人不一定在乎爸媽塞給他們的手錶，但一支男友送的便宜梳子，卻足夠令人失魂落魄好幾天。

每次他們都能找回我悄悄歸還的東西，就好像我幫了他們一個忙。我讓人看清失去東西的意義，而我則享受扮演一齣戲裡無人知曉的核心。

被逮到那次，我正在把那隻名牌錶偷放回去。真是羞恥。這開啓了我混亂的青春期。我必須說，被逮這件事肯定是毀了我，而不是矯正了我。從此我得學習面對別人的眼光，還有各種惡意的玩笑。這種羞恥感，我一直在與之搏鬥，以致於後來我過分在意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樣子。我想要討人喜歡，只好表現出一些容易取悅別人的特質。之前我學業成績還不錯，除了那小小的毛病，我本分地應付其他事情，但在那之後一切全亂了套。

說起這些，因為我感覺涅槃事件的背後就有這麼一雙眼睛。它把本來屬於我們的東西偷走了，再觀察我們的反應。沒人知道那躲起來的核心究竟是什麼。

我的治療師教過我，每當我恐慌、焦慮，我可以想像出一個對象，向他陳述糾纏我的事情。我現在就在這麼幹。當然我所謂的「現在」，指的並不是在火車上。你們總不會以為，在每件事情發生的當下，我還能空出手來寫字吧？

事實上，寫這個句子的時候，我已經來到了燈塔，挨著它甩動如鞭打著我的光，往眼鏡裡補充我人還在火車上的記述。

——事實上，你們現在讀的這一段，我已經改寫過兩次。

這就是「非直播」的好處，我可以回頭修改內容，把事過境遷才發現的意義，和當初忽略的細節添加上去。我用的是「奧德賽」這款智能日記App（點此購買付費版，可移除括弧內的關鍵字廣告。）抱歉哦，因為我的是免費版，無法把強行插入的廣告拿掉。奧德賽躲在眼鏡的後台記錄一切，假如未經人為補充，直接輸出的日記會是這個樣子：

08:30 起床。

08:31 以右腳下床。（恭喜這為您帶來好運，點此進入卜算大師運勢分析。）

08:33 排尿，計350c.c。

08:37 刷牙。（您已使用此牙刷達九十五天，點此購買新品。）

所以目前為止的記述不由我說了算。我是以奧德賽所捕捉到的事實為基礎，再擴充我個人的陳詞。尤其當我衝進涅槃以後，發生的事情更是無可辯駁。

但這並不代表跳上火車那會兒，我肯定涅槃就在遠方。我估計最壞的情況，是列車在途中停擺，我得和其他乘客在山谷裡升起營火。然而這都比待在城市要好，如果末日確實要來，倒不如選擇詩意的方式。尤其GO幣兌換現金的渠道雖然暫時關閉，但內部流通一切如常。只要那二十四萬GO幣有一絲可能是真的，我就能找一間民宿，鎖上門，進行一場我渴望已久的全感官記憶療程，如此我也將擁有

更健康的身心去面對餘生。

13:51

登入涅槃

距離上次登入時間：3 小時 48 分

選擇擬像主題：

Electric_Peach 個人景觀

Uqbar Go!

可口可樂樂樂城

喪屍屠城第三季

我愛小清新

瘋J陪你逛馬路

佐野夏希の情色小徑

新北市政府便民地圖

登入擬像主題：Electric_Peach個人景觀

Here We Are Now!

13:52

我們撞進了涅槃。

像暴風雪，像飛速移動的星辰。

我緊緊抓著扶手。現實被震碎了，變成灑落在臉上的微塵，迅速向身後遠去。系統尚未反應到列車的速度，我們像一顆射進黑洞的子彈，射進層層疊疊的幻影之中，所有的虛像拉長成糖絲般的光束。

模糊之間，我聽見列車上的叫喊與歡呼。

13:57

列車像輸血一樣，帶來濱海小城所需要的氧氣。火車站前，留守的人醒了。要不要電光衝浪板？

要不要模擬夏威夷或斐濟的海灘體驗組？十幾根香腸在小販頭頂跳草裙舞。伴遊女郎穿烏雲狀比基尼，或許等會兒下一場雨，胸前那一片就會消失不見？階梯邊緣，三名商務人士六手聯彈，齊齊瘋狂刷眼鏡。這些風景連成一片，感覺地球又被微微撬動了一下。

但同時我有另一種感覺，好像地球不過是一顆被吹脹的汽球，而我們每一個人，假裝並沒有一根針頭正在朝它逼近。

我突然想到一件小時候的事情。那年我六歲，我媽有天帶回來一個玩具盒，裡頭有一堆塑料玩偶，可能是從哪個跳蚤市場上淘來的。它們有著領結的狐狸、美國大兵、哥吉拉、美人魚、屬於某款桌遊的鎧甲武士、站在瓶蓋上的巫師，還有不清楚名字的棒球選手。玩偶的大小差不多，但它們顯然來自不同的玩具組合，只是無奈迷路到了一起。我試著扮演它們每一個人，相信我，我打從心裡嘗試過，但它們每個都不曉得對方在幹些什麼。我不知道怎麼把它們塞進同一個故事裡，那隻鎧甲武士顯然能殺死所有人，而巫師擋不擋得住美國大兵的子彈？它們無法蓋起一座家園，也不能展開一場足夠合理的冒險。我再也不碰那些玩具，後來我媽把它們轉送給鄰居的小孩。

奇怪了，我幹麼想到這些事呢？

祕書精靈從我眼角餘光飛出來，她拍著蜻蜓狀的翅膀，長睫毛、大眼睛，風格實在過於迪士尼。她拿起仙女棒，朝身後狂灑金粉，我的擬像主題跟著渲染成經典的美式卡通風格。視線外的海灘被抬高了幾寸，陽光所經之處，每種顏色都像從糖果紙上撕下來的。我聽見嘩啦啦的海浪、孩子的尖笑、

雞尾酒杯清脆地碰撞、「海灘男孩」的衝浪精選，往前走，定向誘導的聲音就更響亮一些。體感機傳來浸潤的觸感，海浪在呼喚我，所以我不必猶豫該往哪兒去了。在涅槃裡，我們只需要當一隻趨光的昆蟲。

但可能我的興奮程度還不達系統的期望吧，精靈急了起來。「你好像興致不高啊，是不是注意力缺乏症又犯啦？」她飛到我面前，變得一臉懷疑：「你是誰啊？」

「什麼我是誰，你斷線太久腦子缺氧是吧？」

「屁咧，你看起來老了好多。」

「你才屁咧，告訴我涅槃怎麼了？」

「幫你打電話問營運商喲。」

「少跟我來這套。涅槃到底怎麼了？」

她向後飛了幾公分，雙手忸怩地攏成一個V字。感覺是委屈、不懂、不知道，一副我的問題讓她很受傷的樣子。但別被她矇了，那只是系統封鎖住這個答案。

煩死了。我把祕書功能關掉。

這時我意外發現，那個指出燈塔的男人（ID:Ravel_008）竟也在涅槃裡。他戴的是「魅奇地」眼鏡1.0版，是只有單純擬像，沒有加聽覺和體感聯動的過時機型。他停在一個小販前面，好奇地拿起一支電子菸，迷惑地盯著上頭那圈戲劇化的燃燒效果。他抬頭發現我正盯著他，不知是出於禮貌的假

裝，還是他真沒看見我，他把菸放回去，目光滑過我的方式，就像我是一道司空見慣的幽靈。

我突然懂了，明白我為何想到小時候那盒玩具。

涅槃就是那個玩具盒。

我不曉得別人的世界裡都有些什麼。我的景觀是迪士尼，他的世界卻可能爬滿喪屍，也可能是仙俠幻境。我們行走在同一個空間，但就像在一個平面上交疊不同的地理，我們各自享用私密而小巧的平行宇宙。在涅槃裡，我們都是別人身邊的幽靈。

你就是涅槃，而涅槃也只是你自己。

14:13

封包「ń#@99;&40;\$3491」解壓成功

品名：Dior 虛擬訂製服——鳥羽的盛宴

定價：二十四萬五千五百點GO幣

說明：設計師瑟肯·庫拉素以編排羽毛聞名，本款服裝集結七十四種鳥羽，包含紅玫瑰鸚鵡、赤麻鴨、貝蒂娜火雞、冠斑犀鳥等。保證以真實鳥羽細緻掃描，不會有一隻鳥因此受傷。

ID:flyaway：嘻嘻，今晚九點的私密直播是我得標的唷。晚上你就穿這件衣服唄，啾咪。

14:14

靠。

14:15

——您沒有退換本商品的權限。

——您沒有轉賣本商品的權限。

——本商品內建保險鎖，您不能丟進垃圾桶。

14:18

末日降臨吧。我沒差。

我們不是把什麼都傳上雲端嗎？

不是任何東西都有備分嗎？

甚至備分的備分。

涅槃的備分又存放在哪裡呢？

四小時五十七分鐘，那些沒登入涅槃的人是否活在它的備分裡呢？

涅槃不過把人類當成一堆數據，所以它採集到我想拔光那套鳥羽毛的憤怒嗎？

聽說只要有足夠的個人數據，再連接上新的神經，就能復活一個人。

如果我站著不動呢？

如果我閉眼，閉氣，不聽，不想，那麼我人在這裡，也等於不在這裡囉？

那麼我等於是死了。

「咻啦砰砰，嗚啦嗚啦砰！」

我感覺又活過來啦，就在我看見Ravel_008的時候。他在通往沙灘的天橋下高喊著咒語。你見過高貴的蘇格蘭牧羊犬追一顆皮球跑嗎？告訴你，我眼前就上演這樣的一幕。那男人在幹著最不像他會幹的事，渾身散發一股傻萌之感。

「布里布里莫，沙咪啞咚！」

一個女孩衝上來，拋出一條看不見的繩子。他們在另一個宇宙裡爭奪、拉扯，像排演一齣戲，周圍是只有劇中人才看得見的道具，直到他看了我一眼，就像我是那齣戲的一部分，而他正在等我的台詞。

「嗚哈哈，沙咪，嗚哈哈！」

一群人衝上沙灘，把我們團團圍住。這下我懂了，原來他們頭上的炫光代表著不同陣營。

「Uqbar Go!」

15:11

匯入Uqbar Go!遊戲圖層。

你正在遊戲第三十八章：燈塔奇謀。特隆族的勇士，務必奮力捕捉怪物，封鎖烏斯族意圖釋放的燈塔能量場。

角色名：電子桃

等級：4

職業：狩魔學徒

陣營：特隆族

贈送道具：捕獸籠 3 具／捕獸鞭 3 條／迷魂彈 5 枚

遊戲開始

Here We Are Now!

15:12

這隻怪物叫薩瓦隆，挺身咆哮時有三層樓高。牠頭部呈 T 字形，兩端各有一顆能三百度旋轉的眼睛，所以牠視線的死角就只有狹長的背部。但只有傻瓜才會站在那邊，被牠巨蜥般的尾巴甩一下，你就掰了。

我之稍微玩過這遊戲，碰上牠一律是被秒掉的分。

牠來了！

牠全身纏繞一道青煙，是敵營下給牠的驅動咒，所以十五秒內我們除了抱頭鼠竄沒別的事可幹。可惜我當時不懂這一點，但說句公道話，我怎麼會懂啊，我就是一個路過的好嗎？我像根冰棍一樣傻

在原地，突然一雙手用力推開我。喀嚓！骨頭碎裂的音效，一個族人（ID:Kuso_9527）代替我慘死在薩瓦隆的腳下。

我在沙灘上翻滾。

滾動之間，我發現Ravel_008竟然隸屬於烏斯族——我敵對的陣營。

搞屁啊？

接著我看見他頭頂上的數字：二十八級。

其實也沒有差很多啦，剛好是我的七倍而已。

瞬間我察覺一幅可疑的畫面：他指揮著薩瓦隆，卻頻頻念錯咒語，還不斷把繩索甩到自己臉上，笨拙的動作全然不匹配他逆天的等級。我善意地猜想，也許這個帳號根本不是他的，他之所以出現在這裡，是爲了替某個摔斷腿而無法來玩遊戲的小姪女練級。

還沒喘過來一口氣，薩瓦隆又盯上我了。

我滾到一面波麗露巧克力的廣告底下。乖個嚨叮咚，波麗露女郎的裙襬下竟然藏著一顆迷魂彈。

是隱藏道具！

我翻一個身，把迷魂彈砸向牠。

薩瓦隆仰天嚎叫，T形的頭部如夾子般折起。族人們一湧而上，捕獸籠轟地一聲落下。

七百八十點GO幣匡啷啷撒落在我身上。

15:20

收到一封文字訊息。

Kuso_9527：電子桃帥爆啦！

Electric_Peach：謝謝你救了我！不過你人在哪兒？怎麼光打字不出聲啊？

Kuso_9527：習慣了嘛。直播不也這樣，我們負責打字，你負責講話哈哈。

Electric_Peach：你看過我直播？

Kuso_9527：正所謂南有姬無雙，北有電子桃，桃姊的威名誰不知道！

Electric_Peach：你好好笑喔。那你有沒有脫下眼鏡……偷看我本人呢？

Kuso_9527：才不會這麼沒品！小弟能碰上二次元的桃姊就猴嗨森啦。

Electric_Peach：真的嗎？搞不好你剛剛早就把眼鏡拿掉，把人家的真面目看得一清二楚了。怎

樣，我本人還行嗎？

Kuso_9527：真的沒看啦，人格保證。不過我一有個小小的心願。

Electric_Peach：說。

Kuso_9527邀請您登入他的個人景觀

Here We Are Now!

15:24

眼前的海灘刷上屬於他的擬像圖層。這男生肯定是處女座的，他選用無印良品的配色表，雜亂的現實被淡化了，卻也讓隨處可見的爆乳辣妹像貼在牆上的畫刊剪紙。我注意到一條狗，牠卡在一條出錯的程序裡，無限迴圈地追逐海浪。死了寵物的主人經常這麼做：把牠們繼續養在涅槃裡。

他的祕書精靈飛到我面前，看起來就像我飛到我自己面前一樣。精靈是電子桃的造型，這時我穿的也是直播時用的人物貼皮。憑良心講，貼皮和我本人長得確實不太一樣，錐子臉大眼睛，全身每一條曲線都違反地心引力，反正是俗到爆的二次元審美啦。

「你老闆在哪兒？」我問。

「他害羞呢。」

她繞著我飛了兩圈，彷彿我身上飄出什麼可疑的氣味。最後她停在我鼻子前面，一雙朝中間靠攏的眼珠就快要把我夾住。

難不成祕書精靈也懂得嫉妒？

「不可能吧？」她眼珠急切地轉動，顯然正在搜尋我的資料。「電子桃不是自殺了嗎？」她說。

15:27

我摔回了現實，一屁股摔上黃澄澄的真實沙灘。

我看見Kuso_9527躲在沙坑裡，對著眼鏡大喊：「閉嘴！」遠處有人向我揮手，他們正匆匆趕往下一個遊戲地點。突然我被誰往上一拉。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

問我的是Ravel_008。我注意到，他開口之前先關了眼鏡。

好吧，所以這是現實對現實，不列入紀錄的對話？

我拍掉掌心裡的沙，直直看著他。我必須確認，這一刻是否確實交換了我倆各自的祕密。

15:33

搜尋：主播電子桃

共有13,764項結果

——網路主播電子桃驚傳自殺，經紀公司否認。

——晚間直播照常，主播電子桃以行動闢謠。

——愚人？炒作？電子桃火速宣布推出個人專輯。

16:11

Here We Are Now!

這是每次登入涅槃都會聽見的鈴聲，它是我們這時代的國歌。但竟然連我在內的大部分人，都不曉得它出自〈Smells Like Teen Spirit〉，完整歌詞是：Here we are now, entertain us.我們在這，娛樂我們們。

「謝謝，我不吃口香糖。」他說。

「幹麼不？」我剝開口香糖，扔進自己嘴裡。

「我曾經差點噎死。」

我聽說過這種事，這常發生在感官沉浸不適症者身上。口腔是最後一塊尚未被涅槃征服的領域，

或者你也可以說，淨土。而有些人沉浸在虛擬的環境太久，會以為嘴裡的口香糖也是數位的，一失神便會把它吞下去。

我本來想說，怕什麼，我們現在不正走在真實的空氣裡嗎？

難道不是？

難不成，我已經死了？

不是只要有足夠的個人數據，再連接上新的神經，就能復活一個人？

不是死了寵物的主人，會把牠們繼續養在涅槃裡？

難道眼前的現實不過是另一層的虛擬？我感覺胸口被扎了一下，彷彿逼近的針頭並沒有扎上地球，而是直接刺到我身上。

這段上坡路比較陡，他跳下自行車改爲用牽的。路只有一個車道寬，被海風刮得乾巴巴的樹叢遮蔽了下方的海灘。

他要帶我去哪裡呢？

我偷看他一眼。他脫下了獵裝，背部肌肉貼著濕濡的襯衫。那不是健身房針對性鍛鍊的身體，沒那麼雕琢跟炫耀，卻很「實用」。我愣了一下，發現「實用」兩個字帶著性的意味。我想要被誰真實地需要，讓我不再只是個剪影，我希望一雙手擁住我的乳房，我會柔軟地承受住每一下的傷害，當最後的震顫來襲，我們把手指放進彼此嘴裡，咬住，用力吸吮。去他的，我痛恨此刻的感覺，真是陳

腔濫調。

我踢下一顆石頭，看著它滾落到下方蜿蜒的車道，枯槁的枝幹背面是遙遠的海濱。腳尖微微的刺麻感是確實的。

我承認，看見自殺新聞的時候，我的確錯亂了一下。但並不是感官沉浸不適症，我只是入戲太深罷了。

我只是成了幽靈，把自己變成了別人。

我想你也有相同的經驗，在課堂上，你被點名回答一個你不會的問題，你腦袋空空地站著，你要逃開，於是你想像自己是周圍任何一個看著你的人。你是臉上長滿青春痘的班長，你是那個看笑話的太妹，你是經過走廊的隔壁班同學。你是任何人都行，只要別是你自己。

我知道，此刻我最好想像出一個傾訴的對象，但我多麼希望直接把眼鏡交給他，向他招供一切。可惜他不會在意我的故事，他在彎道上找到一塊點陣漆板。漆板擋住兩片生鏽的實體廣告牌，上頭的民宿和土產店應該都不在了。我想像背後抵著一把槍，被他要挾著往前走。不過根本沒這麼戲劇化，就像他說的，就當我是「幫他一個忙」。

他戴上眼鏡，也指指我手裡的。

「聽起來像開玩笑，」我說。「涅槃竟然是一個龐克樂團的名字？」

「Nirvana，你看過他們演出嗎？」

我搖搖頭。

「他們像是要殺了台下的觀眾，而不是取悅他們。」他聳聳肩。「也許涅槃不過是個代號，可能誰存檔的時候旁邊在放這首歌，那些程序猿不都這樣。」他學猴子敲打鍵盤。「可能名字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。」

我發現他笑的時候，左邊臉頰有一顆無邪的酒窩。

「可能喔。」

我戴上眼鏡。

16:35

登入擬像主題：Ravel_008個人景觀

匯入Ugbar Go!遊戲圖層

Here We Are Now!

16:36

他的擬像主題實在讓人窒息，竟然是古老的1.0版默認介面：一個游泳池。周圍被渲染成人工化的藍色，標配的精靈是一個光溜溜的嬰兒，我跟著他遊動的方向，發現自己竟然站在涅槃的邊緣。

這是一道分隔了崩潰與正常的界線——我是指，以系統的角度而言——從我們這邊看，涅槃是一塊邊緣被截斷的水立方，牆外有起伏的地形、往北延伸的海岸。雲是唯一在界線上移動的東西，雲的切面猶如白色變形蟲變換形狀。不過依他的說法，這遠遠稱不上是崩潰，這是一條GPS分界線，代表某個人，可能是營運商、駭客，或政治上的原因、某種新型態的網路戰爭，將島內幾個GPS分區暫時封鎖了，而這裡是一截被略過的邊角，就像切剩下來的蛋糕。

「你擔心嗎？」他問。

好問題耶。我到底是太擔心，還是不擔心，才會跑到這裡來呢？

不過那嬰兒倒是挺憂慮的，他怔怔地停在涅槃邊緣。

突然他拉我一把，一群黑莓狀的生物從我剛剛站的地方湧出來。就像某些甩脫不了的黑色心情，牠們互相推擠，彼此吞噬，那些吞噬別人的又交相吞噬成一團更大的體積。

奇萌子，才值三十五點GO幣，獎勵超低，難怪沒人要來抓。

牠爬到漆板底下。漆板老舊了，愣一下才彈出一幅波麗露巧克力的廣告，上頭的女郎向我微笑，一副還記得我的樣子。他輕鬆吹著口哨，是一串熟悉的旋律，叫什麼名字呢？一首不斷漸強的舞曲，我瞪著女郎頭頂上的花體字：Boleró。

靠，這是什麼字謎嗎？

Bolero——波麗露

Ravel——拉威爾

拉威爾——波麗露舞曲的作者

「等一下。」我瞪著Ravel_008。「你不會是做巧克力的人吧？」

他豎起大拇指，為我的發現點讚。跟著他按出一個叫「廣告效益監測」的插件，瞬間我身邊飛出一串螢光色的數據。那女郎確實記得我，因為帳號Electric_Peach已被她鎖定住。她也認得他是Ravel_008，不過在那個叫「名望值」的欄位中，我身價是他的四千七百多倍。

「九連拍。」他說。

「啥？」

「表情九連拍，麻煩你了。」

神經病啊？

不過聽起來滿好玩的，所以我還是照辦了。原來這就是廣告後台運算的樣子，我在廣告前所做的每個表情都有相應的數值，隨著我擠眉弄眼，廣告效益一路飆升。然後他說：「Go！」我撲向奇萌子。噹一聲，自動打卡，「捕獲」的照片分享出去，效益值狂衝爆表。

可是他看起來並不開心。「看來有人要賠錢了，賠很多很多錢。」他發現我的臉扭曲了起來，連

忙向我擠擠眼。「不是說你，是說他們。」

他們是廣告商、大數據公司、Uqbar Go!可能不是全部，或許他們中間有誰也被誰蒙了。他指向涅槃停擺的方向，貌似那裡有一棟棟大樓，一間間辦公室，一扇又一扇門，全部完好如初，等著他逐一去揭穿，去敲響。「你知道，每個廣告後面都有監測路人反應的針孔吧？」

我點點頭，假裝我好像很在意。他說自從廣告業引入數據計費法，廣告商改成以廣告效益做為計費標準，本來應該是隨機監測路人的反饋，但Uqbar Go!把人引導到特定的廣告前，誘發各種刷高數據的動作和表情，如此廣告商便能向業主騙取較高的廣告費用。

「尤其是你，」他說。「你隨便一抖都會有金粉灑下來。」

「你說得像翻花繩。你愈翻，我就愈糊塗。」

我找塊大石頭坐下來。奇萌子在捕獸籠裡打盹，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。

「總之你玩遊戲，其實是別人聯手在消費你的數據，卻跑來向我們波麗露公司收錢。」

可是他忽略了一個重點。不管怎樣，這遊戲確實挺好玩噠。

「你從來沒玩過Uqbar Go嗎？」

「今天之前，一次也沒有。」

「那二十八級是怎麼來的？」

「付錢請人幫我練的。」

「我就知道。看你這麼笨也不像偵探，原來只是巧克力公司的人。」

「失望嗎？」

「有一點。」

然後他把手伸過來，業務性質的握手，像男人與男人之間那樣。老天爺，這真讓一個女孩子心碎。

「謝謝你了。」他說。「所以上午的事，就我倆，不會再有人知道。」

但他還漏了一個人，她不知道才怪。

「能幫我找到電子桃嗎？」我感到一陣暈眩。「我是說，真的那一個。」

我想著自殺兩個字，那是我腦中疼痛的一個點。恐懼汨汨流出，我回想當年躲在課堂角落，那些被偷走的東西的人會有出乎意料的反應。電子桃這幾個小時在幹嘛？至少今天上午，她還活著，我活生生撞到她。

我不是故意的，再問我一百次，答案都一樣。

你們這些警察、法官、心理醫生、記者；你們這些走到房間角落，倒一杯咖啡，坐下來聽故事的人；你們這些我想像出來，試著和盤托出的對象：我發誓，我只是不小心撞到她。她的眼鏡在我撞掉的那一刻，就追蹤到我是誰了，只是它一路像打水漂，又彈到了我腳邊。

起先我撿起眼鏡，在人群中尋找她。突然我腦海裡響起一枚音符，那是樂曲中的一個點，其他

樂器統統暫停，只有那音符不斷重複地、重複地敲響。如果非要用一首曲子，你可以想像成〈波麗露〉，一首只有漸強直到高潮的樂曲。我必須拿走它，必須拿走這副眼鏡，這音樂才能繼續。

「我會幫你問問人。只是她在涅槃裡就好找。她不在，就複雜了。」

他牽起自行車，看了我一眼。

那是諒解的眼神嗎？我空洞的羞恥感像是過期的。他在我拿走眼鏡的時候就看見我了，那一刻，他那一面的故事就已經啟動了。他是觀察者背後的觀察者，他見證一樁竊案發生，卻不阻止。還是對他來說，我很「實用」，我是一個絕佳的數據詐騙測試樣本？

他掏出一條波麗露巧克力，掰下一塊遞給我。我賭氣不去接，越過他往前走。我把手伸出那條空氣中的界線，半截手指淡化在圖層外，可能是出於心理暗示，不然還能是什麼呢？我感到微微的刺麻感。就在這時候，一個很快會上所有新聞頭條，但打個噴嚏就沒人會再記得的時間：下午四點四十七分，一秒不差，在涅槃停擺的整整七小時後，從我的指尖開始——至少從我的角度看是這樣啦——它再次衝向了無限。

或者從另一面看，現實又被關上，縮回去虛空裡。

我們站在浩瀚無垠，消毒水一樣的藍色裡。他吃驚地看著我，彷彿我剛剛手伸出去按一個按鈕，讓世界恢復了正常。

嬰兒打一個嗝，沒事一樣游了出去。

17:23

收到一封文字訊息。

Guest.. 怎樣，玩得還開心嗎？

Electric_Peach.. 電子桃？是你嗎！

Guest.. 看起來比較像是你吧？

Electric_Peach.. 對不起，我只是

Guest.. 只是怎樣？

Electric_Peach.. 這是我的一個毛病。你沒事就好，我馬上登出，全部都還給你。

Guest.. 不必，反正我不幹了。

Electric_Peach.. 什麼？

Guest.. 你有沒有聽過納京高的〈It's Only a Paper Moon〉？

Electric_Peach.. 吭？

Guest.. 我正在聽，用我爺的黑膠。我今天跑回家了。

Electric_Peach.. 所以？

Guest：如果你愛演電子桃，就拿去吧。剩下是你跟經紀公司的事了，反正他們才不在乎你是誰。

Electric_Peach：我能問，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Guest：那不關你的事。倒是你真的跑到東北角嗎？

Electric_Peach：是。

Guest：可以讓我看看嗎？

Electric_Peach：看什麼？

Guest：你開視覺分享功能，我想看你正在看的東西。

邀請Guest觀賞你眼前的風景。

17:28

我看見了燈塔，那個真正的電子桃也看見了。

也許並沒有所謂真或假。電子桃只是一個身分，我撞到的不過是好幾任的電子桃之一，電子桃5.0還6.0，那些來來去去的女孩，可能其中之一真的失去了生命，她們傷害或厭倦了自己嗎？我不曉

得，我撞到的不過是一位扮演者。

我偷走的不是一個人，只是一個形象。

我聽著她在聽的那首歌：「這不過是紙月亮，掛在厚紙板做的海上。這不過是薄紗般的樹，垂掛在帆布畫的天空。」

能量場在燈塔上空盤旋，所有烏斯族和特隆族釋放出抓到的怪物，決戰要開始了。我掀開眼鏡一角，遠遠的，我看見所有人包裹在一身白色布料裡，像純潔而迷惘的精子，在子宮裡等待投生。我們還能去得多遠？被遺忘的城市會變成灰色，如果這裡也終將被遺忘，我希望留下的是綠色和藍色。

我突然懷念起我自己，彷彿就快要失去她一樣。我懷念不知該怎麼玩那盒玩偶的我、在座位上答不出問題的我、在教室裡默默犯下罪行的我。這些真實的我排成一列，就像不疑有他的序幕，讓我變成下一任的電子桃也順理成章？

躲在我眼鏡後面，那個才脫下電子桃的女孩是否離線了？如果沒有，由著她去看吧，這不就是直播的意義嗎？

「沒有你的愛，這不過是瘋狂的愚行。」納京高這樣唱著。

老天，我好想把這首歌分享給他。

我穿上那件鳥羽衣，張開翅膀走到他面前。他笑岔了氣。

「穿這樣，你會被當成怪物抓起來吧？」

「問你哦，上火車前，有人問你燈塔在哪裡，你當時是隨便一指，還是肯定在這個方向？」

「肯定知道啊。」

我想問，那你怎麼會知道？這將會是我倆此生交換過無數問題中的一個。你晚餐想吃什麼？你猜哪支球隊會贏？你想給這隻花貓取什麼名字？你沙發要哪個顏色？哎喲，當然是脫下眼鏡看見的顏色。我們在沙發上翻滾。你說你說，你是不是第一眼就看上我了？在那一天，在世界停止轉動的時
候。

「現在，你知道燈塔在哪裡嗎？」

但只是過了一秒，我變成卑微地希望，希望他不會過了今天就忘了我。
我們邁開腳步。

孤獨的辯證

◎楊照

芥川龍之介說：「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萊爾。」〈紙月亮〉這篇小說則寫出了一種「人生不如一場網路遊戲」的當代感歎。

小說採用了碎裂的敘述，然而其片段的分散安排，不是過去現代主義美學中所在意要彰顯經驗中的偶然無序，毋寧依循、模仿網路遊戲的對話框形式，將敘述與所要敘述的失落疊合在一起，更加強了那樣一份既荒唐又難以自拔的苦惱。

用這種方式，作者寫出了一篇具備高度實驗原創性的作品，試圖捕捉過去不存在，也就不會由小說來傳遞過的情感。如此的當下現實性，減少了作品的親和性，對不熟悉遊戲世界的人，很難穿越諸多遊戲典故，準確接收小說的訊息；至於那些熟悉遊戲的人，則恐怕不太習慣以這種深沉的方式看待生活吧！

有閱讀門檻，卻無法掩蓋小說散放出的獨特光芒，照出了流行與孤獨的矛盾辯證中。